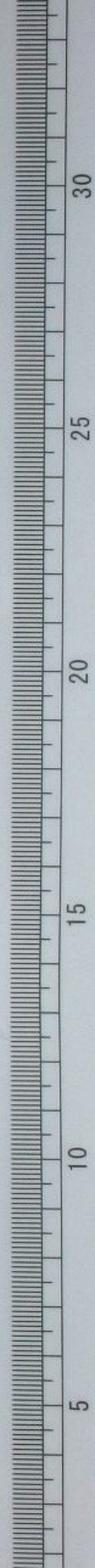


說約
合參

四書正解

卷之二
大學

413
863
1



19413
863
1

四書正解序

儒者操三寸不律管馳
驅藝苑上下古今時而
率其胸臆自成一家言
無難也至於說經則不

天三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大郎氏書

然說經者所爲以後人
之話言傳聖賢之議論
以後人之神明闡聖賢
之義理者也夫聖賢本
義理而著爲議論莫不

包舉宏深顯微畢貫故
說之者支離破碎旣屬
塵詮談空覈位亦非真
諦而疑信伏於毫芒矛
盾介於銖黍者復多扣

四書山房 序一
槩捫燭之惑苟非虛心
以逆之平心以度之俾
聖賢立言之旨粹然一
歸於正雖終日說經猶
墮雲霧中耳其何以使

聖賢得我而無憾哉知
此道者可以說四子之
書矣四子書之有講義
也無慮數百家向來標
新立異各逞臆見學者

幾於南轅北轍莫知適
從自蒙引存疑以發明
大全爲宗其間精義微
言條分縷析有功於作
者匪淺最後折衷會諸

說之通說約集群言之
勝兼綜條貫開卷了然
功尤鉅矣余自執筆學
舉子業卽知帖括雖屬
應制嚆矢要以闡揚聖

四書正解 序一
賢宗旨爲第一義一切
踏空捕影野狐棒喝之
說概屏弗閱獨取大全
蒙引存疑折衷說約諸
書叅互而考訂之然每

慮其卷帙浩繁探討不
盡竊欲合異爲同刪煩
就簡彙爲一編以自怡
悅顧以鞅掌風塵有志
未逮吳子孫右積學有

年殫精研思輯成正解
一書來質於余余檢而
讀之不禁躍然喜曰子
殆先獲我心矣其昭揭
大旨也朗如日星其攻

摘紕繆也明於指掌其
依文解釋不啻璧合而
珠聯其綜括前言不啻
煉花而成蜜洵乎獨得
真詮一掃俗諦而俾聖

賢立言之旨粹然一歸
於正者也以是公之於
世則凡讀四子之書而
苦夫旁搜遠紹之勞者
得此可以無煩於泛涉

凡讀諸儒所說四子之
書而苦夫意見之岐趨
辨論之殊塗者得此可
以不惑於指歸也不誠
以已用之心思而省學

者無窮之聚訟哉雖謂
吳子說經之功不在大
全說約諸書下可也是
爲序

皆

康熙歲次巳未臯月上
浣之吉年家眷弟車萬
育拜題

車音

田音

例言

一講義一道過求精涉則初學苦無畔涯徒事庸庸則通人鄙爲凡陋去短取長良非易事是編錄本爲吾友馬子眉右索觀車鶴田先生見之極蒙鑒賞曰此書不支不略不淺不深平正通達有功於舉業家非小也因顏之曰正解云

一朱子說經如繭絲牛毛分毫不爽功令煌煌固已人知恪守矣是編先列傳註後附本講以見會文晰理無非羽翼紫陽非敢另闢畦徑

致滋離經畔道之議也

一全章有全章之旨通節有通節之旨挈領提綱此處最須着眼集中於他講脫略者增益之紕繆者訂正之縱不敢謂折衷盡善而商酌去取間亦微具苦心矣

一聖賢精神全從語言傳出若草草說過何異隔板猜謎是編於依文解釋中有總領處有串遞處有照睛處有收繳照應處反覆而熟玩之未必非操觚之一助也

一先輩讀書要法云看書先逐字訓確然後於通章諷味語氣其法以寔字觀義理虛字審精神此余合參之後所以復有析講也凡字涉疑團句多微旨或集註未經明釋總註未別指歸者則參之大全註疏先儒辨論務使涇渭了然從違可據騎牆捫燭之惑庶幾免夫

一四子講義世所奉爲準繩者自大全而外如蒙引存疑說約淺說達說翼註折衷摘訓指南說統纂序等書審同辨異要皆各有發明是編悉爲採輯

有全錄其說而一字不更者則明註姓氏有參以鄙見而融會出之者則不復註姓氏非敢掠美恐人疑非廬山真面故也

一事之端委人之本末其爲白文并集註所載者是編一一考核詳明其餘無關要極者則畧之雖極知挂一漏萬然亦不致貽翻刻備攷之誦矣

一闡中字體必遵正韻倘平日未及究心臨時必多舛錯是編悉爲訂正列於卷首俾讀者一覽周知固幼學之津梁尤棘闡之捷徑

一酉戌間同賀子天山孟循丁字制亭姜了我吳恭御習靜練溪僧舍課業之暇問及川黃每登一義必先精研書旨商確廻環今雖各緣事散去而賞奇析疑之樂猶思之如昨云

一余年來從事筆耕手錄是編專爲課徒計也一知半解自問多慙何敢輒以問世而坊客敦迫再三不得已勉徇其請然藉此就正有道知四方高明之士必有以教我

一付梓之前一月坊間復羅致彙解舉要體朱諸新

刻俾得擴所未見集成大觀殊為快事

一是編加工剗刷所費不貲聞有書林狡獪欲俟梓成翻刻者彼意止於射利必至紙張濫惡字句模糊大為此書之害良可恨也倘蹈此轍誓必鳴官究治決不甘以數載錢心刻骨聽若輩敗壞也

蘇右氏識



四書正解字畫辨訛

大學

聖經章

學

中从交俗从

道

从辵省作

德

作德德

民

作民

於

从於於

善

有

下从肉凡即

能

下从肉俗

靜

从青从爭俗从

慮

从慮非

本

作本

事

从系俗从

矣

下从矢俗

欲

从谷俗作

者

其

古其字从甘

國

中从或俗

齊

从齊

修

从彡如从

身

誠

从誠

致

从反俗

格

凡木衡無

平

作平

庶

作庶

亂

作亂亂

所

从戶从儿作

厚

作厚

薄

从溥俗

言

上从

旁俱从入从四會作曾非傳从專从軍即別音龔从刀

明德章

顧从戶从佳審中从采釋从采从米

新民章

湯依湯盤从舟从反从皿周从再雖俗作舊从北从佳从邦从

在右即邑極俗作字作邦非

止至善章

惟凡心旁从緝俗作緝緝俱非黃作黃鳥俗作鳥隅从卩从穆

从彡俗熙俗作敬作敬君从尹正也从口父作父慈从心

非與中从交交从交瞻从瞻澳从采作漿作漿猗从奇作切从

非作切作磔磔琢作琢磨作磨兮作兮儻下从儀作儀戲从戲

非賢作賢樂作樂沒从没

本末章

聽从耳从王俗猶作猶情从月不作不盡作盡辭从辭志从士

格致章

閒从月今書嘗嘗嘗竊从宀程下从王補作補卽从卽

非即盖益非靈从靈教作教凡作凡豁从豁焉作焉裏作裏

精从精全作全體从體非作體亦非

非精从精全作全體从體非作體亦非

誠意章

毋 中从儿與父 惡 作惡 謙 俗从兼 慎 从心从真 聞 从門 厭 从天

非 然 作然 肺 凡 卑肉字凡身 形 从开俗 指 从指 嚴 作嚴 嚴 富 从

非 潤 内从王俗 廣 从廣 胖 从凡从半 作胖非

正修章

慍 作慍 恐 作恐 懼 俗作惧 憂 作憂 非 慍俱非

修齊章

愛 从心从夂 辟 作辟 敖 从土从方 情 从惓 美 下从大 諺 作諺 苗 从艹从田

作苗非

治國章

成 从戊从丁 弟 作弟 休 中从子象人抱 遠 从辵从袁 養 作養 讓 从讓

非 讓 从讓 貧 从今作 戾 从大 機 从戾 堯 从堯 帥 从帥 從 从

人 从止 暴 下从水 令 从下 藏 作藏 喻 作喻 葉 作葉 泰 下从

未 禾 歸 作歸 空 作宜 俱 非 並非 眞非

平天下章

孤 从瓜 絜 从羊从刀 節 从下 巖 今作 尹 中畫 具 作具 爾 作

非 爾 俱 監 从臣从俗 僂 作僂 配 从巳 殷 作殷 喪 作喪 易 从自从

非 衆 作衆 土 俯加 内 作内 爭 上从儿 奪 从大从隹 聚 作聚 書 上

非 衆 作衆 土 俯加 内 作内 爭 上从儿 奪 从大从隹 聚 作聚 書 上

隼 从隹 非 寶 作寶 鼻 作鼻 鼻 犯 从巳 不 秦 下从禾 若 从艸 若 非 斷 作

斷 从斤 从谷 屋 谷 黎 下从水 彥 上从文 聖 下从王 孫 从系 作

媚 从日 从目 俗 違 今作 俾 作俾 非 進 作進 非 舉 作舉 非 過 作過 非 驕 作驕 非

秦 下从 寡 从頌 分也 分則 舒 作舒 非 發 作發 發 俱非 獻 从獻 察 从察 非 乘

非 作乘 雞 非 作雞 豚 非 作豚 冰 非 作冰 斂 俗作 斂 非 寧 俗从寧 盜 上从次 務 从

非 害 从丰 从口 立 从二 立 俗 作並 非 中庸

第一章

率 作率 須 作須 非 史 作史 非 離 作離 離 非 睹 从目 从目 隱 作隱 隱 俱非 顯 从

非 微 作微 喜 俗作 喜 非 達 从土 从羊 尙 下从

二至四章

尼 下从 非 庸 作庸 非 憚 作憚 非 鮮 作鮮 非 飲 作飲 非 凡 食 傷 做 此

六七章

與 从与 俗 揚 作揚 非 兩 作兩 兩 俱非 端 上从山 納 作納 非 苦 从网 占 撲 从

从 崔 下 陷 作陷 陷 俱非 期 作期 非

八九章

回 作回 拳 作拳 非 服 从月 从反 膺 作膺 非 均 作均 非 爵 作爵 非 祿 作祿 非 刃

俗 作 及 蹈 作蹈 俱非 亦 非 俱非

第十章

路

作路

非

强

从彊

北

作北

抑

从止从手

寬

从寬作寬

柔

从柔

報

非

衽

从衣从壬

革

从革

矯

从矯

倚

作倚

變

下从又

第十一章

怪

从怪

述

从述

遵

作遵

半

俗半

塗

作塗

廢

作廢

第十二章

婦

从帚

飛

作飛

躍

作躍

淵

从淵

第十三章

睨

从睨

改

从己俗

願

作願

朋

从月从月

友

从友

謹

从謹

第十四章

夷

从夷

難

作難

怨

作怨

陵

作陵

尗

尗加

俟

从俟

第十五章

登

與登不同

卑

俗作

妻

作妻

既

从既

母

作母

第十六章

鬼

作鬼

神

从示

承

作承

祭

作祭

祀

从祀

度

作度

第十七章

尊

作尊

響

作響

壽

作壽

篤

从篤

傾

中从匕

覆

作覆

憲

从心

从手

俗作憲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非

第十八章

武 俗作武 非 纘 从纘 廟 俗作廟 非 禮 从示 侯 从侯 非 葬 从非 从死 从

第十九章

繼 作繼 非 祖 从示 陳 从日 俗作陳 器 中从火 从 昭 从昭 非 辨 作辨 非 燕 作燕 非 齒 作齒 非 旅 下从人 奏 下从天 死 作死 非 郊 从下 社 从示 殺 从攴 非

帝 从示 非

第二十章

策 从竹 从束 等 作等 非 敏 作敏 非 樹 从木 盧 中从田 取 作取 非 勇 中从 非 恥 作恥 非 羣 作群 非 懷 作懷 非 眩 从耳 勸 从勸 非 讒 作讒 非 任 从王 作

泉 下从水 稱 从稱 送 作送 非 往 从往 絕 从色 危 从九 作 朝 从朝 非 聘

从耳 从由 从 獲 从又 作 博 从博 非 審 中从采 俗 作聘 聘俱非

第二十二章

贊 从先 从先 參 俗作參 非 次 从儿 著 作著 非

第二十四章

將 作將 非 禎 从示 祥 从示 著 下从目 非 龜 俗从龜 禍 从示 非 福 从示 非

第二十六章

徵 中从山 从 疆 作疆 非 貳 作貳 非 多 出夕 夕中 點 辰 作辰 非 繫 从系 非 撮 俗作撮 非 振 作振 非 洩 从水 加 卷 作卷 非 石 从石 非 木 从木 非 入俗加

觀 从 觀 非 觀 庾 从 庾 非 因 从 因 非 損 从 損 非 益 从 益 益 俱 非

八佾章

庭 从 庭 非 忍 从 忍 非 升 从 升 非 笑 从 竹 从 天 竹 得 風 禾 然 自 笑 倩 从 倩 非 盼 从 盼 非 繪 从 繪 非

賈 作 賈 非 與 作 與 非 竈 从 竈 非 禱 从 禱 非 郁 从 郁 非 賜 从 賜 非 關 从 關 非 睢 从 睢 非

作 睢 淫 从 王 作 淫 非 傷 从 傷 非 栗 从 栗 非 遂 从 遂 非 諫 从 諫 非 咎 从 咎 非 魯 作 魯 非 噉 从 日 从 自 从 封 从 封 非 請 从 請 非 韶 从 韶 非

非 作 魯 噉 从 日 从 自 从 封 从 封 非 請 从 請 非 韶 从 韶 非

卑仁章

處 从 處 非 約 从 約 非 顛 从 顛 非 黨 从 黨 非 夕 从 夕 非 月 也 適 从 適 非 惠 从 惠 非 賈 作 賈 非 怨 从 怨 非 鄰 从 鄰 非 數 从 數 非 疏 从 疏 非

非 作 賈 怨 从 怨 非 鄰 从 鄰 非 數 从 數 非 疏 从 疏 非

公治章

緇 从 緇 非 戮 从 戮 非 佞 作 佞 非 禦 作 禦 非 屢 从 屢 非 惰 从 惰 非 漆 从 漆 非 帶 从 帶 非

賓 从 賓 非 寢 从 寢 非 牆 从 牆 非 產 从 產 非 臧 从 臧 非 蔡 从 蔡 非 藻 从 藻 非 稅 从 稅 非 棄 从 去 从 井 推 棄 古 作 弃 清 从 水 生 丹 俗 从 清 非 再 从 再 非 甯 从 宀 用 甯 作 甯 非 叔 从 叔 非 念 从 念 非

非 从 念 直 作 直 非 顏 从 顏 非

非 从 念 直 作 直 非 顏 从 顏 非

雍也章

南 中 从 南 非 通 用 面 从 面 非 弓 从 弓 非 遷 作 遷 非 庾 从 庾 非 秉 从 秉 非 急 从 急 非 鄉 从 鄉 非

非 角 从 角 非 舍 从 舍 非 藝 从 藝 非 復 从 復 非 牖 从 牖 非 簞 从 簞 非 瓢 从 瓢 非 陋 从 陋 非

从 丙 俗 巷 从 巷 从 巷 非 堪 从 堪 非 臺 从 臺 非 滅 中 从 火 非 奔 从 奔 非 祝 从 示 非

作 陋 非 巷 俗 作 巷 非 堪 从 堪 非 臺 从 臺 非 滅 中 从 火 非 奔 从 奔 非 祝 从 示 非

勝 从舟俗 从月非 觚 从觚非 病 从丙作 病非

述而章

倦 从倦非 甚 从甘从匹 衰 俗从 衰非 夢 从夢非 據 从據非 脩 从肉脯也 與修不同 歌 从

歌 从歌非 虎 下从几 非 戰 从戰非 肉 从肉非 圖 从圖非 衛 古衛字 枕 傍加 點非 雅 从雅非 怪

从怪非 離 从離非 虛 从虎也 作虛非 盈 从乃从又 作盈非 鈞 从鈞非 潔 从潔非 吳 說文从 吳今俗

非 从吳非 敢 上从 非 誅 从采非 祇 从祇非 蕩 从蕩非 豈 上从山非

泰伯章

名 从名非 深 从深非 履 从戶从彳 从彳非 貌 从貌非 副 从副非 遵 从遵非 寄 从寄非 死

从疾非 疾 从疾非 穀 从舌从禾从 變俗从穀非 魏 从魏非 煥 从煥非 唐 从唐非 虞 从虎省 作虞非

際 从際非 徹 从晉从友 俗从徹非 覓 从覓非 官 从官非

子罕章

麻 从麻非 拜 俗从拜非 兹 从二从玄與 兹不同 空 空亦 通用 叩 从叩非 鳳 从鳳非 趨

从趨非 歎 从歎非 仰 中从已 俗 彌 从彌非 堅 从堅非 韞 从韞非 匱 从匱非 異 从

非 繼 从繼非 狐 从狐非 貉 从貉非 伎 从伎非 誦 上从弓 書作 歲 从步 俗作歲

非 寒 从寒非 彫 同權 非 棣 从棣非 偏 从偏非

鄉黨章

廷 从廷非 擯 从擯非 禱 从禱非 翼 从翼非 闕 从闕非 屏 从屏非 降 从降非 逞 从逞非

覲 从覲非 愉 从愉非 紺 从紺非 飾 从飾非 衿 作衿非 凡衣 裘 从裘非 緇 亦作

冠 从宀 非 膾 从膾 非 餽 从餽 非 割 中从刀 羊俗 久割非 醬 从醬 非 量 从量 非 蔬 从蔬 非 菜

从菜 莫 从莫 瓜 从瓜 非 席 从席 非 杖 加點 非 殯 从殯 非 凶 說文象地穿 交隨其中也 負

从入 从頁 非 翔 从翔 非 集 从集 非 梁 从梁 非 嗅 下从 天

下論

先進章

助 从頁 非 作 梓 从梓 非 升 有 點 非 愈 从愈 非 柴 从柴 非 嗙 从嗙 非 兼 从兼 非 具 作 具

非 讀 从讀 非 皙 下从白 非 僅 从僅 非 會 从會 非 點 从點 非 鏗 从鏗 非

顏淵章

訖 从訖 非 浸 从浸 非 諧 从諧 非 棘 从棘 非 刺俗 从束 非 舌 从舌 非 豹 从豹 非 鞞 从鞞 非

非 折 从折 非 皐 古从頁 說文 陶 从包 从瓦

子路章

關 从關 非 罰 从罰 非 農 从農 非 俗 从俗 非 荆 从荆 非 僕 从僕 非 莒 从莒 非 硜 从硜 非

非 算 从具 王 非 狷 从狷 非 羞 从羞 非 俗 作羞 非 備 从備 非

憲問章

适 从适 非 拜 从拜 非 冢 从冢 非 盪 从盪 非 若 从若 非 俗 从俗 非 禪 从禪 非 創 从創 非

羽 从羽 非 駢 从駢 非 魏 从魏 非 滕 从滕 非 晉 从晉 非 誦 从誦 非 糾 从糾 非

俗 作 霸 从霸 非 月 初出 非 被 从被 非 髮 从髮 非 瀆 从瀆 非 沐 从沐 非 遠 从遠 非 覺 从覺 非

交 俗 从 畝 从畝 非 同俗 驥 从驥 非 晨 从晨 非 擊 从擊 非 揭 从揭 非 薨 从薨 非 冢 从冢 非

从禾俗 作家非 壤 从壤 非 幼 从幼 非 脛 从脛 非

衛靈章

俎 从俎 肉在且 上俗从俎非 窮 从窮 非 濫 从濫 非 毀 从毀 非 衡 从行 从角 从慧 非 慧 从慧 非

耕 从耕 非 涖 同 菴 从米 从天 唯 犬 種類皆似也 某 从甘 从木 俗作某非

季氏章

顛 从顛 非 蒙 从蒙 非 玉 古作玉 三畫 均 秦隸作玉 積 从積 非 崩 从崩 非 析 从析 非 蕭 从蕭 非

柔 从柔 非 愆 从愆 非 躁 从躁 非 壯 从壯 非 鬪 从門 从斲 俗作鬪非 探 从探 非 童 从童 非 庭 从庭 非

非 从庭 非

陽貨章

亟 从亟 非 下从王 三畫 溼 从工 非 匏 从匏 非 鼓 作鼓 非 鍾 鼓 从 支 鼓 鍾 从支 在 从在 非 穿 从穿 非

从察 非 窳 从窳 非 壤 从壤 非 康 作康 非 稻 从稻 非 旨 从旨 非 免 从免 非 亦 从亦 非

微子章

黜 作黜 非 耦 从耦 非 津 从津 非 溺 从溺 非 酒 从酒 俗作酒 非 擾 从擾 非 黍 从黍 非 勤 从勤 非

从勤 非 勉 从勉 非 亞 从亞 非 缺 从缺 俗作缺 非 播 从播 非 襄 从襄 非 突 从突 非

隨 作隨 非

子張章

泥 从泥 非 儼 从儼 非 區 从區 非 卒 从卒 非 陽 从陽 非 隆 从隆 非 肩 从肩 非 仞 从仞 非

榮 从榮 非

堯曰章

吝 从人 吝 非 曆 从人 允 从人 皇 同 朕 从人 賚 从來 賚 非 虐 从虐

上孟

梁惠篇上

梁 从水 从木 从人 木 夫 用 爲 擊 取 其 短 係 身 臺 从臺 沼 从

非 營 从營 物 从物 歡 从歡 移 从多 填 从填 曳 加 照 步 从止 从少

也 走 从走 穀 从穀 洿 从洿 疑 从矢 从二 上 檢 从檢 刺 非 刺 從 杖

非 俯 从俯 耨 从耨 捷 从捷 陷 从隕 襄 从襄 槁 从槁 領 从領 齒

非 從 牽 从牽 豐 下 从酉 从豐 非 殷 从殷 鯨 从鯨 福 从福 術 从術 廚 从

非 緣 从緣 弱 从弱 災 从火 从川 川 中 加 彡 疆 从疆 昏 从昏

梁惠篇下

箠 从人 箠 非 頰 从頰 獵 从獵 欣 从欣 芻 中 从芻 莖 从莖 兔 从兔

葛 从葛 獮 从獮 鬻 从鬻 句 从句 劍 从劍 遏 从遏 祐 从祐 罍 从罍

局 从局 越 从越 衡 从衡 雪 作雪 轉 从轉 琅 从琅 巡 从巡 職

从耳 从 聃 从聃 胥 从胥 慝 从慝 荒 中 从荒 招 从招 鯨 从鯨 榮 从

凡 作 襄 从襄 橐 从橐 襄 从襄 揚 从揚 厥 从厥 宣 从宣 曠 从曠

非 喬 从喬 木 無 斲 从斲 鉉 从鉉 壺 同 漿 从漿 避 从避 霓 从霓 晷 从晷

非 喬 从喬 木 無 斲 从斲 鉉 从鉉 壺 同 漿 从漿 避 从避 霓 从霓 晷 从晷

非收 从斗文 非搏 从搏 非資 从資 非滄 从滄 非檣 从檣 非蒙 从蒙 非庚 从庚 非鼻

从自鼻也 根 从根 非瞞 作瞞 非播 从播

萬章篇上

號 从號 非超 作超 非畝 从畝 非捫 从捫 非林 从林 非鬱 从鬱 非怙 从怙 非昵 从昵

非兜 不从入 非亟 从亟 非鯨 从鯨 非庫 庫同从 非夔 从夔 非丙 作丙 非覲 从覲

謳 从謳 非篡 从篡 非丹 从丹 非禪 从禪 非囂 从囂 非幡 从幡 非鬻 从鬻

瘠 从瘠 非環 从環 非儺 與儺同 非垂 从垂 非號 从號 非奇 从奇 非阨 作阨

萬章篇下

錡 从錡 非般 从般 非亥 上从二从 非卻 从谷从口 非諷 从諷 非獵 从獵 非簿 从簿

非冕 上从自 非淹 从淹 非析 从析 非楛 从楛 从元从匕从 非莽 从莽 从大从

告子篇上

柳 作柳 非椹 作椹 非戕 作戕 非湍 从湍 非激 从激 非酌 从酌 非彝 从彝 非彝 从彝

麥 从麥 从夕 非礎 从礎 非牙 从牙 非豢 从豢 非弁 下从井 非繳 从繳 非噉 从噉

奉 从奉 非梁 下从米 非繡 作繡 非裨 从裨 非穀 从穀 非賴 从賴

告子篇下

揣 从揣 非樓 从樓 非鈎 从鈎 非翅 从翅 非樓 从樓 非雛 从雛 非弁 弁 非凱 从凱

俗作 非磯 从磯 非輕 从輕 非繇 从繇 非慶 作慶 非葵 从葵 非歃 从歃 非鐘 从鐘

非盟 从盟 从血 非滑 从滑 非釐 从釐 非亮 从亮 非寐 从寐 非諛 从諛 非鹽 从鹽

字畫釋義

从益从
俱非

盡心篇上

从夭

非 歠

非 皤

非 豕

非 疇

非 昏

非 孽

非 瞍

非

从摩

非 鞞

非 餐

非 塾

非 范

非 銳

非

盡心篇下

从康

非 爛

非 衫

非 奮

非 炙

非 隕

非 蠶

非

非 軌

非 作軌

非 櫻

非 括

非 軀

非 糜

非 餽

非 騁

非 棗

非

非 諱

非 猿

非 嚶

非 涼

非 閣

非

非

非

非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
 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
 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
 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
 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
 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
 也

司徒之職統教百姓稟樂之官專教胥子也
 子謂天子之元子以至公卿大夫之適子也

三代之

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間巷莫不有

學王宮王都之內國都諸侯所都之國周禮二十五家

為比五比為間通考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率國有者歸教于閭里

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

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

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

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

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

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

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

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

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

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

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

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

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

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

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

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

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十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記誦如馬融劉原父之流詞章如司馬相如司馬遷班固柳宗元劉禹錫之輩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老氏虛無佛氏寂滅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權謀者儀術之偽術數者焦京袁李之屬一切以

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伯子諱灝字伯淳號明道先生叔子諱頤字正叔號伊川先生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表學於戴記之中而尊信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

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

謂聞程子之教下顧延平李先生諸公

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

附已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

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

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木全東陽許氏曰自篇首至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為第一節首原立教之始三代以下言設教之法至周大備自及周之衰至而壞亂極矣為第一節首言上無聖君而教移於下言論以下言人亡政燧自天運循環至則未必無小補云為第二節前段言程子應運而生上接孟子後段言補程子而全孔曾之書○程氏復心曰木學一篇序意始終推本治教學三字蓋君以此治之師以此教之王公庶人之子弟以此學之此聖學之脩廢王道之污隆皆視此二者何如耳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一

陸大觀其偉

丹陽吳荃蓀右彙輯

受業門人丁

燧子謙全校

談象聽桓譽

大學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木學章全旨

此章謂之聖經乃孔子讀先王立學教人之法以詔後世而會子述之者也通章總見木人脩己治人之學只是個明德新民即明德之分量止至善即明德之究竟知止知此明德也能得此明德也齊治平明明德於家國天下也格

至誠正脩明德於身也物有本末與脩身為本兩本字相照歸重脩身為本正見明明德為本耳前三節是總綱領而推原得止之由因以先後結之而示人以知序也後四節是詳言條目而覆說所言之意因以脩身結之而示人以知要也要之古之至末不過申上三節意耳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木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不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盡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參大全聖人立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又復開之以大學之道道者學之方法也其道維何一在明明德人所得

於天之德原自靈明但氣稟拘之於有生之初物欲蔽之於有生之後未免有昏昧之時然終無息滅之理於是用學問之功以明之因其發見而擴充之使之全體皆明因其已明而繼續之使之無時不明以復其得於天之本明者焉然所謂明德者又人所得而非我之所私得也又在新民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人垂教立政使彼有是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污焉然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私意苟且而為也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雖已德必無一毫之不明新民德必無一人之不新所謂至善也未至其地必求其至既至其地不復遷而之他以止於至善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歉矣大學之道如此

析講大學謂學之大也章句木人之學對小子之學言古者人生八歲則入小學至十有五年則入太學小學之教在於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太學之教則在明德新民止至善曰木人便見責任大故其道亦大意道字是脩為之方如君子深造以道之道下明字連着德字是本體上明字是工夫明德是心統性情一心之全體也得乎

天是釋德之為義虛靈不昧者心也釋明字具衆理應萬事者統性與情也釋德字王侯盧氏曰明德只是本心虛猶鑑之空靈猶鑑之照不昧申言其明也黃氏曰合心與性而言謂之明德朱子曰明德人所本有孩提知愛稍長知敬良知良能本自有之但為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所謂明明德者求所以明之也譬如鏡子本是個明底物緣為塵昏故不能照須是磨去塵垢然後鏡復明也明德未嘗息滅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見非義而羞惡皆明德之發見也雖至惡之人亦時有善念之發但當因其所發之端而接續光明之玉溪盧氏曰新民是要人人皆明明德民無不新則民之明德無不明而我之明德明於天下矣北溪陳氏曰新與舊對明者昏則舊矣感發開導去其舊汚則昏者復明又成一個新前是新之也○新民非彼奔無而我與之非彼本少而我益之只是道德齊禮以啓其機勞來鼓舞以作其氣使民去惡遷善舍舊從新也止至善包明德新民已也要止于至善民也要止于至善朱子曰明德新民非人力私智所為本有一個當然之則不可過亦不可及如孝是明德然自有當然之則不及固不是若是過其則便有割股之事須是到當然之

處而不遷方是止于至善○問明明德是自已事可以做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入如何得到極好處曰且教自家先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引勞來振德如此變化他自解到極好處止至善言明新到極好處只申上文二句之意非有所加也明明德便無一毫私欲新民便事事物物皆各當所謂天則之妙也人只做得合他時便是止至善不必作更進一層講止則善與我一味能止善自善我自我盧氏曰明明德是下文格至誠正修之綱領新民是下文齊治平之綱領止至善總明德新民又八者逐條自之綱領要之明明德又為新民止至善之綱領乃太學一書之綱領也○止至善止字以下夫言與下知止止字有別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

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 後做此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合參然明明德新民何由得至善而止之哉必先窮理察

物到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於凡明德新民之所當止者，知之極真，則見理既明，而後用志不分，確然有一定之趨向，不為他岐所惑矣。志有定向，而後吾心惟理是主，不為外物所搖，自無妄動，而能靜矣。心體既靜，而後順適乎理，自然從容舒泰，隨所處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閑暇，而後精詳出于暇豫，自然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悉協于當然，不易之則，而後明德新民之所當止者，自能各得其至善之地而止之矣。得止由于知止，如此則知止不甚要哉。

析講此節推明至善之所由止，蓋求得所止，必先知所止也。工夫全在知止上，一層知止，非淺淺炤下文看，蓋格至工夫已盡，而至干融會貫通，故能知止，纔知止，則定靜安慮相因而見，而得所止矣。定靜安慮，皆心學相因之妙，一時俱有，不可說有漸着幾個，而後字，只是歸重知止，意然講此，須就現成說，故朱子曰：定靜五者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次第。按下節知止始能得終，猶云惟知止而後能定靜安慮，以得也。中間每句要上根，知止來下趕，能得去方是脉絡。○止字以至善之實理，言與上節以止至善工夫言者不同，知止是

心中識得去處，便不他求，如行路，知得從這一路去，心中自有定，定是止，義故曰有然亦非定，此而不移之謂，須看註向字，言其所向者定也。志有定向，便有勇往向前，求必得之之意。靜字是從動中看出，註不安二字可玩，所謂不安者，何也？念之所起，只在至善是也。胡敬齋曰：心有主，雖在鬧中亦靜，安者隨身所處，而心無不安也。此安字不對危字看，止對勞字看，即所謂順適乎理，安閒自在是也。慮出下安，猶止水能照物，也能得要與知止說得，炤應如云：明新所當止者，非徒知之亦允蹈之矣。此節雖重知一，然實難行，不得蓋能得，便是誠止修齊治平地位安得無行的工夫也。存疑謂能得後方是行處，誤矣。胡云峯曰：定而能靜，則事未來，而此心之寂然不動，考不失安，而能慮，則事方來，而此心之感而遂通者，不差所衷云。上知止是平時講究工夫，大頭腦處見得，慮是臨時研審工夫，于逐事上見得精詳知止，如知為子而必孝，知為臣而必忠，能得是身親為忠孝之事，知止如射者之見的，能得是已中，其的饒雙峰曰：譬之稱知止是識得秤，星兩慮是將來秤物時，又仔細看，能得是方，稱得輕重的當，定靜安在事未來之前，慮是事方至之際，四者乃知止。

所以至能得之脈絡蔡氏曰知止是知事物所當止之理乃由格物而知至也定即意誠靜即心正心身無不安即身修慮周于天下國家即齊治平之理無不全此則明明德于天下而明德之本體已完故曰得按物格節章句則意誠以下俱是得止中次序蔡說分貼處未是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合參試統而觀之自其人已相形而言則明德新民皆性中物也然必先明德而後可推之以新民物不有本末乎自其功效相因而言則知止能得皆分內事也然必先知止而後可因之以得止事不有終始乎誠知本始所當先而加功于先末終所當後而不急圖夫後則進為有序自然由本以及末而人已合一之理由此漸會其全自始以至終而知行兼至之功由此畢致其極其于大學之道為不遠矣

析講 玉溪盧氏曰物有本末結第一節事有終始結第二節知所先後二句再總結兩節下字起下文六字先

字下個後字起下文七個後字不特結上兩節亦所以起下文兩節之意○知止節是推本首節之意則此事字即物中之事但以其有先後之序故並舉而言之合已與民謂之物合知與得謂之事究之知即知此明新之事得即得此明新之事也下節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皆物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事也在三綱領則本始為先末終為後在八條目則本始內亦有先後末終內亦有先後○兩有字要說得現成物事中原有不容紊之序也知止知字極深此知字在正前淺知亦不是空知就是用工夫處知先後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治平聲後做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謙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

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或問不觀之古人乎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以新民者不遠於天下求之也必先有以治其國使無紊亂焉蓋天下視乎國遠由于近也欲治其國者不遠于國求之也必先有以齊其家使無參差焉蓋國視乎家疎由于親也欲齊其家者不遠于家求之也必先有以脩其身使無缺陷焉蓋家視乎身人由于己也至于身之主宰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管攝而不可得脩矣故欲脩其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所發則意也一有私意雜乎其中而為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為所累而不可得正矣故欲正其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而意非徒固執以為誠也善惡之辨未精則隱微之間真妄錯雜意不可得而誠矣必使吾之神明所以妙象理而宰萬事者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先有以致其知焉而知又非懸空以為致也理有未窮知必有蔽不可得而致矣則在于即天下之物凡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理俱有以格之而即事觀理以至其極可也此大學之條目也
林講此節舉古人為學之次第以著綱領之條目所謂

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也平天下即是親民而曰明明德者見得親民是明德中事又見得親民不過使人各明其德而已由此推之則治國齊家是欲明明德於國與家而已治國有立標準宵教誨一意即傳中所令所好之謂齊家有篤恩義正倫理一意即傳中仁讓教家之謂脩身兼身所具所接言如傳中視聽食就所具者言也親愛等就所接者言也一身舉動由心檢制心該動靜正者敬以直內虛以應物之謂意乃一念善惡分路之始誠者去妄存真也致知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不使真妄混雜也格物者即物之理而格之如表裏精粗窮之無不盡也格物亦不外心身意家國天下等事固貫徹乎誠正脩齊治平六條之間非截然此先彼後而誠意以下不事乎格致也存疑云心有動靜意是有心之動無心乃情也正正是心之應接得其當誠是發心真實要為善若不真實為善則此心全在物欲上去便何以使他應接當理朱子云此是學者兩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則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惡吳氏季子曰格致知之始誠意行之始道由知而入由行而至知之不盡則無以辨是非別理欲而易于途

職之或差行之不寔則未免狹欺妄雜苟且而終于表裏之
爲二○誠意工夫最大善惡公私皆從此判故爲人鬼關此
後若喜怒憂懼之失正親愛賤惡之有偏病痛都小了所以
吃緊在誠意也黃勉齋曰意兼善惡然人起一意識有一知
善知惡之知借意而起可見意者心之靈而知則屬性之靈
也雖不離于意而實不雜于意所謂明德卽此也孟子所云
平且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此知止相近之好惡
所謂良知者也致之卽明復之卽誠若小慧私智則後來之
知非聖經所當致之知也○格物是零碎說致知是全體說
格物是積漸工夫致知是求到一旦豁然貫通處人都把這
一個道理作一懸空的物事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便是
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實體格物窮理有物卽有
一理窮得後遇事觸物皆撞着這道理這個道理若窮不至
則所見不真外面雖爲善而內實爲惡程子曰格物非謂止
窮一物之理便到亦非謂盡窮天下之理也如今日格一物
明白又格一物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既多然後
豁然有貫通處也○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
理此理皆具于吾心心之所知不外乎理但人稟氣不齊心

知因之有蔽故學莫先于致知然是知豈想像虛空可得而
致哉不過卽物之理而求之耳然求物之理豈求之于外哉
不過求之心耳以心而思索物理思到通時則此心洞然而
知在我矣此所以致知必在格物物無不格則知無不至也
朱子曰六個欲字與先字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工夫節
次若致知便在格物上欲與先字差慢在字則又緊將些子
自格物至平天下聖人亦是分个先後與人看不成做一件
完方做一件如此何時做得成蔡氏曰心意知與德字只一
个載德者心心之萌芽爲意德之發竅爲知知卽德之明胡
云峯曰致知在格物此在字又與章首三在字相應大學綱
領所在莫先於在明明德而明明德工夫所在又莫先于在
格物○格致誠正修明明德之事也齊治平新民之事也格
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也自誠意以至乎天下所以
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
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

平

治去聲
後倣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命參夫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皆必有所先者豈無謂哉亦以其功之相因耳蓋人心物理相為流通惟於理之在物者既窮究而無遺然後吾心之知亦洞然而無蔽此致知所以在格物也知至則理道既明善惡不混而後去妄存真意可得而誠矣此誠意所以先致知也意誠則妄念既去天真自存而後中無所累心可得而正矣此正心所以先誠意也心正則心極不偏應事有主而後持躬寡過身可得而脩矣此脩身所以先正心也身脩而後有以儀型于一家家可得而齊矣此齊家所以先修身也家齊而後有以感化于一國國可得而治矣此治國所以先齊家也國治而後舉斯加彼由近及遠可以使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而歸于平矣此平天下者所以先治國也其功不可闕而其序不可紊如此古人之

知所先後者正所以近道而得所止者歟

析講此節是復言上節條自之意雖上是逆推工夫此是順推功效然每句要把握而後字見出必先意以見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也章句可得二字蓋謂知此理既盡則意可得而實非謂知既至則不必加誠意之功也意既誠則心之用可得而正非謂意既誠則不必加正心之功也心正以下要將章句逐節用可字觀十傳所釋可見節節有工夫也上節致知在格物蓋格致通為一事此又曰物格而後知至似亦有先後何也朱子曰格物時方去理會到知至時却已自有个主宰會去分別取舍觀此則而後字亦不虛也王溪廬氏曰物格則理之散在萬物而同出于一原者無不明矣知至則理之會于吾心而貫乎萬物者無不明矣此明明德之端也意誠則明德之所發無不明矣心正則明德之所存無不明矣意誠心正而身脩此明明德之寔也家齊則明德明于一家矣國治則明德明于一國矣天下平則明德明于天下矣物格知至則知止之事意識則意得所止心正身脩則心身得所止是明明德所止之序也家齊國治天下平則家國天下各得所止是新民得所止之序也○上條云明明德于天

下而此條云天下平須知必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然
後為天下平也不可以六先字七后字分應知所先後蓋二
節舉先以該後此節舉後以該先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
錯之耳

合參要而言之格致誠正皆為脩身而設齊治平皆且脩身
而推則身其要矣故自天子之尊等而下之以至庶人之卑
凡在太學之中者貴賤雖殊而以己及人之理則一壹是皆
以脩身為本焉

析講此合下節正教人知所先正教人明明德脩身為本一
語包盡一章之意蓋通章只是二個明明德精言之為明明
德約言之為脩身歸本脩身正與物有本末本字相應正見
明明德為本耳上面許多格致誠正總完得脩身而齊治平
皆起于此信平物有本末而脩身正其本也此乃正言以結
上文兩節之意○以至字包着公卿大夫士在內天子有天下
國家者也公侯卿大夫兼有國家之責者也士庶人有家

者也貴賤不同而以己及人之理則一故皆當以脩身為本
脩身之事格至以落其端誠正以踐其實是也曰為本者蓋
一身脩則家國天下由此而齊治平均無難矣為本是為天
下國家之本不是又為格致誠正之本○天子庶人雖遞言
之語氣要歸重天子以其一脩為衆人之脩之率則尤為要
也庶人似無國與天下然人皆效順以致海內同風實助天
子成治平之效且有家可齊亦便可言本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 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參或問淺說以身對家國天下而言則身為本而家國天下
為末本正而末隨以治者理也苟不能格致誠正以脩其身
則其本亂矣猶然家齊國治天下平而未治者否矣以家對
國與天下而言則一家之親在所厚而國與天下之遠在所
薄矣厚其所厚而及其所薄者理也苟身之不脩而不能親
親長長以齊其家則其所厚者薄也乃能國治天下平而其

所薄者反厚斷乎未之有也信乎修身以明其德為新民之本也總之大學之道其規模至大其次序至明其功夫至詳究竟一明明德足以盡之有志于大人之學者可以知所務矣
析謹此節反言以明修身為本之意重本亂而末不可治下二句正是末不可治不可以修身齊家並重薄字厚字不同上所厚指家言薄字即不齊意下所薄指天下國言厚字與治平意不作交互之詞看所厚者薄亦根身不脩來朱子曰國家天下其理雖殊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差等看所厚所薄妙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十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字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及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章全旨

此章是釋明明德之意以見夫予之言固有所自也三書以其有合于明德之說故引以釋經文明

明明德意康誥已盡恐人不知德之出于天故引大甲恐人不知德之極其大故又引帝典三引書是說三聖現成模樣不重說他當日大末節結其同歸于明明德之意說个自明正見明德為新民之本也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命參經文所云大學在明明德謂何蓋明明德之言非明身夫子也嘗考之古而得之周書武王告康叔曰人莫不有明德也而嘗昏于拘蔽之後惟文主能明之既不特于氣稟之偏復不牽于物欲之蔽而有以全其虛靈之本體此文主之所以為文也
析講克是真个會的意思德則衆人之所同克明則文主之所獨蓋人不能而已能之斯謂之克克明二字相連德字自該明字文之克明如敬止緝熙是其寔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讀作泰 諟古是字

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謂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合參商書伊尹訓大甲曰：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曰明命。人不知明命而忽忘者，多惟成湯此心恒存而顧此明命無一時之玩怠。此湯之所以為聖也。

析講朱子曰：上下文都說明德。這裏却說明命。蓋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所得以為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言。是這物本自光明。我自昏蔽了也。東陽許氏曰：一息之頃

一事之毫末放過便不是顧天之明命。雖是就賦與我處言。然此明命即是萬物之理在裏面。故于應事處纔有照管不到便暗損了此明命。○顧諟兼靜存動察。言命本明。顧之欲其常明而不昏也。目在之只是此心常存而目若不見如參前倚衡是已。顧諟工夫如聖敬且臚即其寔也。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書作俊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合參帝典史臣贊堯有曰：德之在入其體具衆理而其用應

萬事本峻大也。而人恒以私欲狹小之。惟堯為能明此峻德。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此堯之所以為大也。

析講明德以此德本體之明言峻德。以此德全體之大言其寔一而已。克明峻德只就堯身上說。所謂盡己之性貫通昭徹無遺量也。如欽明恭讓是已不可入格被等語致與新民打混。

三節總解麟士云：三引書大約於上兩字一頓是釋明之義也。下德字及天之明命字峻德字是釋明德之義也。明命雖說源頭峻德雖說高大。然不甚重。若太作較量則便妨下目明一結。蓋三節是敘末節方是斷耳。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合參淺說由三書觀之。所言雖不同。然曰德曰明命曰峻德。即經文所謂明德也。曰克明曰顧諟曰克明。即經文所謂明德也。皆言自明已德之意。非有異也。而所以新民之德者其本已在乎此矣。古帝王之求明德于身者如此。而有志于

大學者可自諉哉。

析講以上所引三書詞雖不同而其高自明明德之意則同故結之曰皆自明也當重看首字見三聖人都是如此學者所當法也非為仁由己之意章句皆言高字照上三個月字自明對新民說由明而新故明德為本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湯之盤銘章全旨

此章釋新民也全章大意要歸重新民上首節原新民之本次節著新民之事三節究新功也未節最重三引聖人不過錯舉以見例不可謂湯止于自新而不能新民武止于新民而不能新命無所不用其極當活看只言自新新民皆如三聖人之各造其至耳自新承明明德意用極起至善意是章脉貫通處東陽許氏曰此章釋新民而章內五新字皆非新民之新盤銘以自新言康誥以民之自新言詩以天命之新言然新民之意却只於中可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

泰大全經文所謂在誠民者謂何又嘗考古而得之湯嘗自銘其盤曰人之洗心如洗身然苟能一日振刷自新使志意誠確于其始矣而非但一日而已也必日日新之使工夫接續于繼又日新之使精神振奮于其終以無或蒙垢可謂湯之自新如此則新民之本端矣

析講盤銘言自新也釋新民而必先言自新者自新乃新民根本也陳新安曰明明德為體新民為用體用原不相離故于平天下以明明德于天下為言由體而達于用同一明也于新民之端以日新又新為言因用而原其體同一新也移明已德之明字以言明明德又移新民之新字以言新已德體用之不相離可見矣○苟誠也猶果能也是用力字首句一頓下二句緊連說言不止一日之新須是日新又新之無間也都在心之神明上說苟字介然有覺又字毅然有守前一新字是汚者復潔後兩新字是潔者不復汚日是下下

日之日註舊染之汚只是物欲不必兼言氣質

康誥曰作新民

故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黍淺說然新非一已之新也賞推其自新者以及民焉武王告康叔曰商民舊染汚俗然善心未嘗息滅亦有自新之機汝之之衛也當迎其機而振作之井田學校脩其作之之具秀來匡直詳其作之之術使之去惡遷善舍舊圖新可焉武王之作新民如此則新民之道盡矣

析講新民二字相連言民有自新之機也註云振起其自新之民謂振起此自新之民來非謂民已能自新而我後振之也作字有鼓舞不已之意蓋人之精神意氣淬勵則常新委情則就汚作之不使一息安于舊汚也胡雲峰曰前言顧誤是時時提撕警覺其在我者此所謂作是時時提撕警覺其在民者東陽許氏曰民心皆有此善纔善心發見便是自新之機○武王封康叔于衛衛本殷之故地其民染紂之汚俗但今日沐周家維新之化亦有自新之機矣故當鼓舞振作使其覺而不迷勤而不惰方可○此作字方是經文新民

新字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詩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合衆然又不自新其止也大雅之詩味文王有曰我周自后稷以來世為侯邦其來舊矣至文王而聖德日新民風丕變始誕受上天眷顧之命焉是其邦雖舊而命則維新也文王之新命如此則新民之效彰矣

析講此是新民之極和天命也新黃蔡軒曰受命非極止即受命以見自新新民之極甚明白命是天命不指為天子○陳北溪云明德而民風丕變自天祐之國運世運自覺有煥發景象此解新命妙甚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尚書云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非新命之一証歟○蒙引新命何處見得只是德化大行而歸附日乘耳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合參合而觀之，自新如湯，作新如武，新命如文。此三王所以用其極者也。而不獨三王，也是故凡有新民之責之君子，不當求治於民，而惟當求吾德，可以化民，不當責效於天，而惟當求吾治，可以格天。自新固欲止於至善，新民亦欲止於至善，無所不用其極，焉是可見。新民本於自新，而歸于用極，則明德、新民、止至善，未始不一以貫之也。入大學者，其知之乎？析講此貫上三節而結之，重勉入意。君子泛指有新民之責者，言極即至善之謂。自新、新民，須抑揚說，方得釋新民本旨。如云：自新必用其極，始有以立新民之本。新民必用其極，始有以盡新民之道。妙極自新、新民，本有至當恰好處，所謂極也。不可認作用三王之極，無所不用言，無時無念無處無事，而不求其至極也。章句不及新命者，自新、新民之極，即所以新命。別無新命工夫也。○時說俱云：自新必至于能，新民新，民必至于新。天命上句說得去，下句甚不妥。蓋如此說，是教人有意圖度天命，且于公卿大夫者，有新民之責，有碍矣。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邦畿章全旨

此章釋止至善也。首節借邦畿以形出止字，言物各有止，次節借鳥以別起知字，言人當知止，以知止之事，言也。三節言至善所當止，舉文王之敬止，以立止之極，以得止之事，言也。四節言明德止至善之寔，五節言新民止至善之寔。雲峯胡氏曰：此章釋明新之止至善兼釋知止能得，又兼釋八條自學是致，知格物之事自脩是誠，意正心脩身之事，親賢樂利是化，及于天下國家之事。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參東陽許氏經文，所謂在止於至善者，謂何嘗考于古而得之，商頌玄鳥之詩云：王者所居謂之邦畿，其地有千里之廣，寔居天下之中，而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止于其地。惟民之所止也。即詩之言觀之，可見天下之事物各有當止之處，而人當止之亦猶是矣。

析講此節合下節，意本相承。此節重一止字，以居止之止言。下節止字，以棲止之止言，俱是借彼之詞寓此之意。註中物

字所該甚廣自君臣父子以至動靜語默之際皆有所當止之至善語其綱則曰明德新民耳王畿為四方之極猶至善為萬理之極千里貼至廣意猶至善之理全體渾淪無所不包也○吳氏季子曰古者地方千里曰王畿蓋自西而東南而北皆千里也千里之內為畿是乃衣冠禮樂之所萃各文物之所都農願耕于其野商願出于其塗賈願藏于其市咸曰此吾所當止之地也豈不猶大學之止至善乎○此節且虛說勿定發正意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

而不如鳥乎緝詩作緝

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白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參或問緝蠻之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岑蔚之處孔子讀此詩而有感曰黃鳥一物耳於其欲止之時尚知所當止之處可以為人為萬物之靈反昧其所止而不如鳥乎由詩及夫子之言觀之可見人于凡物之所當止者皆當有以知之也

析講此節見人當知所止重孔子說詩意重知字丘隅山之一角峻處岑蔚謂山峭高而木森蔚也乃羅網弓矢所不及之地於止之山以時言所止之山以時言人不如鳥就決擇之智言此是警醒世人非贊黃鳥也○此一節以知止之事言人當知止只泛說勿入明德新民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緝之於音鳥○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以止而無疑矣
合參然其所當止與吾人所當知止者總不越至善焉不觀諸文王乎太雅文王之詩云穆穆然德容深遠之文王於哉其心繼續光明無一毫之蔽故心無不敬而見于事者皆安其所止焉詩之言如此今于其敬止之大者言之以如君之

道莫善于仁。文主為人君，則以心行仁政，莫非天理之極。而止于仁為臣之道，莫善于敬。文主為人臣，則以下事上，莫非天理之極。而止于敬為子之道，莫善于孝。文主為人子，則愛慕繼承，莫非天理之極。而止于孝為父之道，莫善于慈。文主為人父，則積德昌後，莫非天理之極。而止于慈至乎統御國人，其道莫善于信。文主與國人交接，則事使之際，內外不一，終始不欺，莫非天理之極。而止于信。凡此五者，文王以敬流通其間，而所止者，莫非至善。如此，學者于此體之于已，則為明德之止。至善推之于人，則為新民之止。至善而至善，可得而止矣。

析講此不重。文王能止上，只是舉文王能止其所當止，以明至善之所存，而示人以所當止之則。蓋証上文所當止之處，而人之所當知止者也。緝熙敬止，句體認要精切。大凡人心為物欲所蔽，則怠惰放逸而失其所止。文主心無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緝熙是已，能如此，不是一方用一敬在心，止在事，俱就見成說。詩止字，本是語助。此寔解作所止之義，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故曰安止。須說得自然方合。此句為止至善之本。下五段為止至善之具。此

敬字乃全體之敬，與下為臣之敬專指敬君說者不同。此止字乃萬事統體之止，與下五个止字各以一事言者不同。為人君五段俱根敬止說，猶言終日兢兢于君臣父子之間，各盡其道也。仁敬等常說，摘取文王事寔之不知此五者，俱以所止言，不可以事迹之一二盡聖人之全體極致也。五止是就人倫數之其實只一止耳。月落萬川處處皆圓，寔無二。月總是至善存心隨處發現，遇君臣即仁，敬遇父子即孝，即慈與國人交即信，隨物付之各足分量，非至善而何。止仁不必言造仁之極，蓋仁即是至善仁合當如此，而我如此，便是止仁。鄭本白曰：為人君莫善于仁，煦煦者莫不得仁，即恩義未愜也。叫不得仁，若文王正是止于仁的，下同。止于仁不可說作仁止五人字見至善不越人倫中也。國人主百姓言，蓋上之使下，下之事上，有交道焉。信是誠意流通始終不後之意，或主待賢交鄰說，恐與為人君事相混。天下之事無不各有所止五者，特舉其大以為例也。○胡雲峰曰：仁敬孝慈信五者，人所當止，莫大于此。故當于此五者之中，究其精微之蘊，人所當止不盡于此。故又當于此五者之外，推類以盡其餘。○此節以得止之事言。

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澳於六反棗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僩下版反喧詩作喧諠諠詩作諠並況晚反恂鄭氏讀作峻○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猶美盛貌與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鑿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

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命參以明明德止至善言之衛風淇澳之詩云瞻彼淇水之澳棗竹猗猗然美盛因思我斐然有文成此德之君子其初用功之精如治骨角者既切矣而復磋之用功之密如治玉石者既琢矣而復磨之由是內之所存瑟今其嚴密僩今其武毅外之所發赫今其宣著喧今其盛大此有斐君子其終不可諠忘今詩之言如此由今釋之其曰如切如磋者果何道哉蓋言君子于理欲所在必講習以窮之討論以辨之所以學而知之者已精益求精以至干無微不至如此其既切而又磋也其曰如琢如磨者蓋言君子之存理過欲必省察以防之克治以去之所以修而行之者已密益求其善以至干私欲淨盡有如此其既琢而又磨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為得止之由也其曰瑟今僩今者蓋言君子學脩交盡而理有真得此心純至嚴敬恂慄而戰兢慄栗而恐懼無少怠惰放逸有如此其瑟而嚴密僩而武毅也其曰赫兮喧兮者蓋言君子學脩既至而嚴敬中存其光輝之形于外者自然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而不可揜有如此其赫而宣著喧而盛大也此其所以晬面盎背施于四體而為得

止之驗也。至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誼。今者又何道哉。蓋言君子盡學問自修之功。有恂慄威儀之美。由是所得者。極其大。而先得民心之所同。然又出之以充盛宣著。故民自然仰慕之。而不能忘也。此明德止至善之寔也。

合節總意。言止至善之理。備矣。然未及詳明德新民所正之。夫証驗何如。故復引二詩以發明之。

析講此節。釋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也。詩不必講。下分三段看。學脩為一段。學主知。言卽格物致知。事未知。明德至善之所止也。自脩主行。言卽誠正脩事。求得明德至善之所止也。總止。至善之方。恂慄威儀為一段。恂慄根學脩來。驗明德之得止于外也。總得止于中。也。威儀根學脩恂慄來。驗明德之得止于外也。總止。至善之驗。盛德至善為一段。是指明德得止于至善之寔。而嘆美之。此處釋詩不比他處訓解。詩之文義。乃從詩句原出。所指之義。猶云。詩所云如切如磋者。非漫為比擬也。蓋言君子之學。已精益精。有如切而如磋也。下四段做此。○東陽許氏曰。此節工夫全在切磋琢磨。上章句謂治之有緒。而致其精治之有緒。爾先切磋。而後琢磨。循序而進。工夫不亂。

益致其精。謂既切磋。而又須琢磨。求其極至。工夫不輟。○學修不可及。講須云。君子之講習討論。于理欲上。剖析得明白。蓋析開天理與人欲界限。有似于切。又仔細研析。無一毫人欲混。天理使吾真見。朗然光瑩。似于磋矣。君子之省察克治。于小欲上。剖削得淨。蓋人欲累我。天德堅不可破。提醒此心。將此物累攻破。了有似于琢。又仔細磨確。到入欲淨去天理純全。使吾真體。瑩徹無瑕。似于磨矣。如此講。左應得如切等意。方與明德至善意為切。恂慄者。君子知行並進。則此心純。是天理許多。怠惰放肆。妄念私意。都掃盡了。而心中渾是。一敬無一念一息之雜。有如此。其嚴密而武毅也。中庸自諱獨存養。而至子篤恭。不過如此。此是敬之疑于中。處威如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可畏。儼如動容周旋中。禮可法。可象。此是敬之著于外。處。○桓曰。恂慄威儀。總不外一敬字。在文主以緝熙之心。純其敬而安。所止在君子以學修之功。存其敬而得所止。固知敬者。于聖心學相傳。皆不外此也。此意極妙。或疑白文以恂慄解瑟憫。而註又以嚴密武毅解瑟憫。何也。蓋嚴密武毅。是瑟憫字義。恂慄乃其寔也。恂慄則欲不能入。非嚴密乎。恂慄則欲不能屈。非武毅乎。方蛟峰謂惟其

兢業戒懼所以工夫精密而強毅正是此意恂慄威儀猶是
渾說至末段方寔指其為盛德故章內句云卒乃指其寔云
云盛德至善不忘猶云盛德底于至善也以其得于天而言
曰明德以其成于己而言曰盛德盛德即明德也盛德以身
所得而言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德盛而不可復加即至善
民不能忘要認能字只是契其同然民即不能忘未說到德
澤及人上此章引詩釋止至善如那畿黃鳥二詩皆非詩人
本意文主之誥亦就文主以明至善之所在非專論文主事
寔也然則淇澳之詩不必粘定武公可知矣且盛德至善此
君子已至聖人地位武公未足以幾此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
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於戲音嗚
呼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主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
後主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主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
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及世而人思慕之愈久
而不忘也此兩節味噴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命泰太全以新民止至善言之周頌烈文之詩云於戲惟我
前王人不能忘夫易忘者已往之澤而難繫者後人之心前
王何以得此于民哉蓋因前王有無窮之功德留在後世故
也由其後賢後王觀之如舊章成憲嘉言懿行是其賢也後
之君子師之而率由不違賢其賢也創業垂統祖功宗德是
其親也後之君子思之而繼承不替親其親也由其後民觀
之如休養生息使享太平是其樂也後之小人含哺鼓腹以
恬以熙樂其樂也分田制里使有常業是其利也後之小人
耕田樹畜衣之食之利其利也其功德及于天下後世如此
此所以既沒世之遠而人之蒙其澤者猶思慕之而不忍忘
也蓋前王本其明德者以新民而止于至善故能如此此新
民止至善之寔也有太人之責者可以法矣
析講此節明新民之止于至善也前王不忘是前王能使人
不忘不重說後人不忘前王上四其字俱指先王下親賢樂
利四字俱是先王所贍上賢親樂利四字俱是後人被先王
所贍之澤親賢樂利非新民之止至善而所以致親賢樂利
者則新民之止至善也而新民之止至善全在沒世不忘上
見得蓋使先王當時新民者未能止于至善則在當時之民

且有失所而忘之者矣又何能使天下後世各得其所而沒世不忘如此也有典有則以貽來世有師道焉故曰賢創業垂統以貽子孫有父道焉故曰親樂其樂者風清俗美樂其遺化利其利者分井受廩沐其餘澤樂利是養以資教者故亦為新民之事陳新安曰傳文雖未嘗言新民止至善之功夫寔事然就親賢樂利上見得先王不特能使當世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後世尚且如此可見新民之止于至善之效矣按後賢後民貼國與天下後王貼家自前王視之則皆民也朱子曰淇澳言明德而可以新民以見明明德之極功烈文因言非獨一時之民不能忘而後世之民亦不能忘以見新民之極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大學卷之一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3977